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

马列著作选编

(修订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马列著作选编

(修订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列著作选编 (修订本)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8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

ISBN 978-7-5035-4571-9

I. 马… II. 马列著作-党校-教材 IV. A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0253 号

马列著作选编 (修订本)

责任编辑 王 君 蔡锐华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6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中共中央党校 教材审定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 问：郑必坚 虞云耀 刘海藩 杨春贵
李君如 李兴山

主 任：李景田

副主任：石泰峰 陈宝生 孙庆聚 李书磊
郝时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长江 王东京 李良栋 严书翰
张伯里 欧亚平 卓泽渊 周为民
柳建辉 胡建华 赵伯英 宫 力
贾高建 徐伟新 黄宪起

选 编 说 明

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教学新布局的形成和“三基本”教材的正式出版，中央党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有了较大变化，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已经不完全适应新教学布局的需要。为此，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加以修订，更名为《马列著作选编》和《毛泽东著作选编》。本书（即《马列著作选编》）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甲种本）〔上〕的基础上编选而成的。主要变化是：

1. 根据新的教学布局 and 新的教材体系，新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节选）和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2. 《资本论》（选编）在“商品与货币”部分增加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部分论述》，其他部分作了删减；
3. 根据新的教学需要，在《资本论》（选编）之后增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化生产若干规律的部分论述》，原《选编》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不再单列，有关内容放在这一部分中。

新《选编》不再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不同班次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由教务部和有关教研部根据学习需要确定。

原《选编》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同志主持，参加选编工作的有：杨春贵、张绪文、许全兴、贾高建、毛蓉芳、张燕喜、赵长茂、张式谷、严书翰、叶庆丰、何仲山、翁仲二、于南、陈登才、牛甲英、甄小英、王伟光、李援朝、徐跃、刘志刚、吴风琴、王玉琴、卢一珊等同志。

本次修订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虞云耀同志主持，参加修订工作的有：侯才、鲁从明、臧志风、王天义、张燕喜、肖云、石霞、严书翰、叶庆丰、岳长龄、李援朝、赵理文、徐跃等同志。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二月

修 订 说 明

《马列著作选编》是中央党校的基本教材之一，出版于2002年。为进一步适应中央党校教学和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我们对2002版的《选编》作了修订，形成本书。

修订的总体思路是这样的：第一，贯彻“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既要体现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更要着眼于今天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渊源，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为有助于了解更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有重点地增选其“早期”和“晚期”的一些重要著作；第三，对所选取的内容，尽可能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如对一些大篇幅的著作，宁可完整或大体完整地选其一章或数章数节，也不为求面面俱到而使摘编显得过于零碎，以有助于了解文章的全貌和思想的逻辑，并能感受其文气和风格。

在编辑上，为使主题和条理比较清楚，采用了按专题分类的方式。全书分为六个专题：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论东方社会，论政党和政权建设。当然，这样的分类只是相对的。

据此，在内容上作了有增有减的调整。全书的修订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同志的指导下，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完成的，该部主任周为民同志具体负责。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有：韩庆祥、秦刚、贾建芳、邱耕田、牛先锋、陈冬生、李俊伟、李宏伟、王中汝、王莉等。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曾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校内外有关专家对修订目录的意见，并按照校领导意见请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对目录进行审定，根据审定意见，我们又对目录作了调整和修改。参加本书修订组织和编务工作的同志有：教务部主任王东京，副主任冯鹏志、王成志，教材处徐跃、黄印秋、张振明、李箴。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001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前后）	004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	006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014
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021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	02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1844年4—8月）	036
马克思 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056
恩格斯 致朱·卡内帕（1894年1月9日）	057
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059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063
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1845年秋—1846年5月）	066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097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1873—1882年）	101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 （1884年3月底—5月底）	133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	148

马克思	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 年 12 月 28 日)	179
马克思	致路·库格曼 (1868 年 7 月 11 日)	188
恩格斯	致约·布洛赫 (1890 年 9 月 21 [—22] 日)	190
恩格斯	致瓦·博尔吉乌斯 (1894 年 1 月 25 日)	193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节选) (1908 年 2—10 月)	196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205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	20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57 年 8 月底)	235
马克思		资本论 (节选) (1867 年)	255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节选) (1875 年 4—5 月)	347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节选) (1880 年)	351
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 (1895 年 2 月 14 日—3 月 6 日)	371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节选) (1917 年 8—9 月)	386
列 宁		论粮食税 (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节选) (1921 年 4 月)	397
列 宁		论合作社 (1923 年 1 月 4 日和 6 日)	411
列 宁		日记摘录 (1923 年 1 月 2 日)	416

论东方社会

421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853 年 5 月 31 日前后)	425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 年 7 月 22 日)	431
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 年 10—11 月)	436
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1881 年 2 月 18 日—3 月 8 日之间)	439
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1894 年 1 月上半月)	444
列 宁		亚洲的觉醒 (1913 年 5 月 7 日 [20 日])	454

列 宁 论我国革命 (1923 年 1 月 16 日和 17 日)	456
-----------------------------------	-----

论政党和国家政权建设	459
-------------------	-----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节选) (1871 年 5 月 30 日)	463
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871 年 9 月底 10 月初—大约 11 月 6 日)	470
列 宁 进一步, 退两步 (节选) (1904 年 2—5 月)	473
列 宁 俄共 (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1920 年 4 月 5 日)	489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节选) (1920 年 4—5 月)	493
列 宁 青年团的任务 (1920 年 10 月 2 日)	503
列 宁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 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 (1922 年 5 月 20 日)	515
列 宁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1920 年 9 月 24 日)	518
列 宁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1923 年 1 月 23 日)	520
列 宁 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 (1923 年 3 月 2 日)	524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是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巨人。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学习和研究他们的著作，首先要了解他们的生平和他们的思想贡献。为此，在本书开篇，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题，选编了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卡尔·马克思》和列宁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三篇著作。

在《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两篇著作中，恩格斯充满深情地介绍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光辉一生，概述了马克思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而进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着重阐述马克思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是列宁为悼念恩格斯而作。在此文中，列宁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中的不朽功勋，热情赞颂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所具有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同马克思之间的伟大友谊。列宁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逝世以后这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现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革命导师。

伟人早已离去，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永存于世并感召后人。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年3月18日前后)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

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01—603页。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协助下，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②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

①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

② 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史画刊》上发表时，这里删去了“德国的”一词。——编者注

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①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据说亚历山大·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是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曾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盲目行

^① 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动。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因为上自国王^①和帝国摄政^②，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告知科隆的检察官，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二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